

若定盧隨筆

第一集

葉恭綽題

二之書叢論評週半台文天

筆隨廬定若

集一第

著威孝陳

行發社論評週半台文天港香

抗戰史料

若定廬隨筆第一集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初版一萬冊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一日再版一萬冊

每集實價港幣伍角

著者

陳孝威 向元

發行者

天文台半週評論社

香港德輔道國民銀行五樓

出版者

天文台半週評論社

印刷者

中國印刷公司

香港英皇道四百二十八號

經售處

國內外地各書局

再版章序

陳子孝威造抗戰論文選集，余既序而行之。居頃之，孝威造若定廬隨筆，復問序於余，余以孝威之力自致其文於世有餘也，謝焉。果爾，事象之來，耳與心叶，隨筆以一月有半之短淺時日，銷數盈萬，以一冊十人讀計，讀者無慮十萬人。嘻！何其速也！有意大利人 *L'Espresso*，去歲刊發日本間諜一書，銷行之廣，居一三三八年，舉世墨客之右，美洲某文學會釀金獎之。孝威之書實質與 *Vespa* 氏伯仲，而文章高華過之。余聞其且再版也，甚喜，則豫儲數十百言可為序者於胸，意孝威之重申前請也。越日，孝威果

來請，余告之故，孝威憮然未知所答。余頓憶柳子厚贈薛存義序，末云：「於其行也，賞以酒肉，而重之以辭。」余於孝威發憤述作，刻意獎藉，既無某會可醵之金，復乏河東可賞之食，卒賴區區往來胸中已熟之數十百言，冀與讀者共證孝威自致其文之力之大且速，得毋天下事之大可……。說至此，孝威大笑，坐客相與笑，余亦笑。是為序。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六日長沙章士釗序于九龍寓次

許序

夫一紙出版而天下風行者，必有其特點而為人人所愛好，余於「天文台」之暢銷尤云然。夫一言定論，而全國重視，且能適應事勢之推移者，必有其卓識而為人人所信仰，余於若定廬主人陳孝威將軍之文章亦云然。

天文台一小型報耳。然刊行以來，僅逾兩載，而讀者乃日增月盛，本港之歡迎姑無論矣，國內軍政首腦諸公亦莫不備置案頭，藉資參攷，南洋各地報紙且競相轉載，廣為傳佈，然則「小型報」云者，亦豈可小觀乎哉！

天文台報導時事，講評時局，言簡意賅，不廢紙墨，確盡小型報之能事；而孝威將軍洞達古今，博通中西，態度坦白，立論正確，敘事則溯源窺微，來龍去脈，明如指掌，下筆則行雲流水，平易

暢達，如坐春風，所以能擁有數十萬之讀者，良非偶然。而若定廬隨筆，則不僅畫萃上述諸菁華，抑且蒐薈近二年來政治軍事上無數珍重史料，既可以助益讀者之學問文章，並可為現時代保存信史，故其刊行。嘉惠於學術界者，蓋非淺鮮矣。

雖然，歷史永恒進展，學問尤無止境，若定廬主人以在鄉軍人之身，摒棄功利之念，孜孜於軍事理論，與夫天下局勢，鏗而不舍，以充木鐸，以獻芹藷，余竊願將軍於今後天文台銷路之擴展，而益求所以克盡報導之天職，站在時代潮流前鋒，領導羣倫，與一切銷沉黑暗，努力搏鬥，庶不負今日若定廬隨筆行世之盛事，而為余作序之至意焉。主人當必樂從，讀者諸君其亦鑒諸。

民國廿八年元旦秋浦許世英序於九龍寓次

自序

余以文字，納交于南中賢豪長者久矣。自綏遠抗戰之前夕，創刊天文台半週評論，益奮發為文，無虛日，中間幾經國內外大變故，如西安事變，盧溝橋事件，及第一期全面抗戰，皆為亘古以來未有之國難。世運之剝復，人才之顯晦，思想之變遷，戰術之巧拙繫焉。接之于耳目，動之于五中者，不可勝紀！余惟擷其精華，棄其糟粕，人有取于風世，學無悖于實用者，載之簡牘，未敢或後，雖非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之作，顧未敢取之于道聽途說也。

易曰：修辭立其誠。誠不必于聖人之極致，始足當於修辭之立，惟嘉善而矜不能，當不失夫子立言之大道。即如論人，非知其姓與名已也，亦非知其聲容笑貌已也，讀其書，知其言，并知其所以

為言，然後足語於是。夫讀人之書者，天下比比矣，知其言者，千不得百焉。知其言者，天下寥寥矣，知其所以為言者，百不得一焉。然而天下輒曰：我能讀其書，知其所以為言矣，此知人之事，人易之而實難也若是。嘗論人知易為卜筮之書，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，是聖人之知聖人也。人知離騷為詞賦之祖矣，司馬遷讀之而知其志，是賢人之知賢人也。夫不具司馬遷之志，而欲知屈原之志，不具夫子之憂。而欲知文王之憂，則幾乎罔矣！論人之難如此，而辨事析理，格物致知。更戛戛乎其難哉。

聖人更進其說曰：衆好之，必察焉。衆惡之，必察焉，昔者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：「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毀言日至，然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闢，民人給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寧，是子不事吾左

右，以求譽也。」封之萬家。召阿大夫語曰：「自子之守阿，譽言曰聞，然使人視阿，田野不闢，民人貧苦，昔日趙攻甄，子弗能救，衛取薛陵，子弗知，是子以幣厚事吾左右以求譽也！」是日誅阿大夫。余無其位，不足以語此，願暮草一言，朝風行天下。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善善惡惡之修辭，若不出之以誠，譽之者固可垂光百世，不幸而受毀，將使孝子賢孫，雖百世不得抬頭，可不慎乎哉！

軍興以來，大戰小戰，不下數百，集無數政略戰略大家，亘多年苦心慘淡計劃，及犧牲無數將士頭顱，換來各種之血史，皆為國家之至上巨寶，建國建軍之實施，戰略戰術之邁進，近則結束已往，遠則啓迪將來，乘筆之業，應無大於此者，惜因囿於見聞，未能悉量紀錄，一麟一爪，知輒存之，使後之修戰史者，觸類旁通，使

於考鏡已耳，然則此篇之作，謂為景行也可，謂為致知也，亦無不可，見仁見智，在乎其人。

德元帥魯登道夫，於其所著大戰回憶錄之前言曰：「德國人尚無時間從事自覺與反省，彼之負擔過重，而彼却能自負的藉軍隊之偉大行動，及國內之成就以恢復元氣。但彼不能空耗時間，在導彼於不幸事件中，無所學習」夫不幸事件中之學習，固為極悲慘歷酷之生活，苟不失其正鵠，則神聖之民族解放戰爭中，產生偉大之羣衆，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，吾敢必其相望於道，孰謂天下事不足以有為耶！夫子曰：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作者之意，其在茲乎！其在茲乎！是為序。

民國廿八年元旦陳孝威草于香港天文台半週評論社

若定廬隨筆第一集目次

自序

卷之一 在港作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|
| 賢哉閻母 | 一 |
| 述而不作之黃慕松 | 三 |
| 宋子文自稱「阿克司」 | 五 |
| 白健生之家庭 | 七 |
| 勗兩將軍 | 一 |
| 鈞兒誕生二週遺像 | 二 |
| 急事慢做 | 三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假使你是……便當如何呢…… | 一五 |
| 爲陝變和平解決進一言…… | 一七 |
| 黨國新三寶的估値…… | 二一 |
| 朱紹良脫險東來…… | 二三 |
| 論思想統制…… | 二六 |
| 張襄代理粵行營軍務…… | 二九 |
| 祝林主席壽…… | 三〇 |
| 「倫敦紳士」與「東方君子」握手…… | 三四 |
| 孝子主席過港…… | 三六 |
| 第四路軍之新陣容…… | 三九 |
| 委座重用徐永昌…… | 四六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銀行界權威者陳光甫 | 四八 |
| 尊賢與尙功 | 五一 |
| 四幹將軍陳誠 | 五四 |
| 赴英參加英皇加冕禮之孔特使 | 五六 |
| 林主席屏從訪沈演公 | 五八 |
| 從李鴻章談話說到蔣院長兩用哲學 | 六〇 |
| 因吳鐵城主粵回憶陳伯南將軍廣東三年施政計劃 | 六五 |
| 閻錫山之算盤 | 六九 |
| 林主席頂現舍利子 | 七一 |
| 鄒敏初得游泳冠軍 | 七三 |
| 李任潮昆仲在鄉生活近况 | 七五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寫在白崇禧的「三自政策在廣西的檢討」後面 | 七七 |
| 情報費到那裏去 | 八五 |
| 朱佛定以黃旭初比趙雲 | 八八 |
| 記 江離筵 | 九〇 |
| 誰是沼池將軍 | 九五 |
| 許地山教授赤灣少帝陵考 | 一〇二 |
| 最後關頭時之參謀總長 | 一〇六 |
| 吾其被髮左衽矣 | 一〇七 |
| 由幾何學原理說到治國平天下 | 一〇八 |
| 卷之二 在京作 | |
| 峨嵋路之炸彈 | 一一一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戰地中秋 | | 一一三 |
| 白副參謀總長渾身都是胆 | | 一一四 |
| 馮玉祥之「撒鳥糞」妙喻 | | 一一六 |
| 漳河戰鬥 | | 一一七 |
| 陳伯南將軍抵京後之沉痛語 | | 一二〇 |
| 黃紹雄死守娘子關 | | 一二二 |
| 山西一失不易再得 | | 一二三 |
| 由蔣夫人視察前綫擡車受傷說到委員長之起居 | | 一二五 |
| 說霧 | | 一三一 |
| 將軍從天而下 | | 一三二 |
| 林公子跟傅將軍化守太原 | | 一三四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談大刀隊 | 一三七 |
| 斯人何不處嚴刑 | 一三八 |
| 「輸與前方一哨兵」之同調者 | 一四一 |
| 弔死守廣福之我可敬銅軍三將軍 | 一四二 |
| 羅馬蒲蘆塞！行人各有辭 | 一四九 |

卷之三 在漢作

| | |
|--------|-----|
| 京漢輪中 | 一五二 |
| 漢泉一飯 | 一七二 |
| 注意鹽的問題 | 一七七 |
| 談衡州 | 一七九 |